



七省區文物回響千年唐蕃古道

獨特視角再看「絲綢南路」

記者手記：
「絲綢南路」
跨越世界屋脊直通南亞

「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唐代詩人陳陶的著名詩篇《隴西行》，被公認是「唐蕃古道」的真實寫照。在當時，這條古道除了溝通吐蕃和中原，同時也是中國內地通聯西亞和南亞國家的交通紐帶。

據新舊《唐書》等史籍記載，唐蕃古道開通後，唐蕃之間通過朝貢、回賜、聯姻等形式進行着特殊的物資交流。吐蕃以朝貢的形式，向中原輸入以畜產品和土特產為主的物資。唐朝則對吐蕃回賜，主要包括絹、綾、錦等絲織品及各種生產生活用品。唐蕃古道不僅促進了極為廣泛的經濟貿易交往，豐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同時這種交流也使得沿途及鄰近地區各民族，在經濟、文化上相互依存，互通有無，區域之間各民族，依託古道建立起密切的經濟聯繫和文化傳播。

最新研究顯示，唐蕃古道一直延伸至南亞次大陸，形成了通往印度的天竺道，通往尼泊爾的泥婆羅道，將中國西部與南亞地區連接在一起。其中泥婆羅道（今拉薩至加德滿都）的開通，既是唐蕃古道的延續與發展，又加強了古代中國與南亞諸國的友好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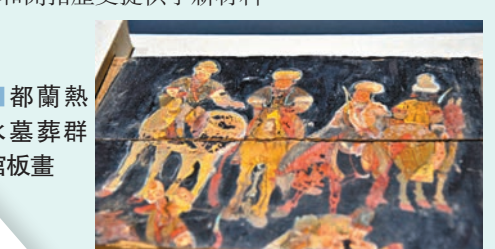
此次展出一枚中亞貴霜王朝金幣，是古代絲綢之路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一種錢幣。「貴霜金幣在青藏高原的出土，充分說明歷史上唐蕃古道的終點並不止於西藏，而是延伸向更遙遠的古印度、中亞等國度。」專家指出，如今在古道的基礎之上，現代化的公路、鐵路和航線，使地區間的聯繫更加通暢和快捷。「特別是在「一帶一路」中，唐蕃古道依然發揮着重要作用。」

傳說中的九層妖塔
與真實的唐蕃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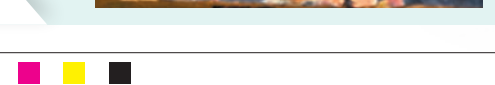
頭纏高筒狀頭巾的幾名異域人物，騎飛馬前來參加一場吐蕃貴族的葬禮……這是一幅出土於青海都蘭縣熱水大墓棺板上的生動畫卷。近兩年來，隨着《盜墓筆記》和《鬼吹燈》系列的熱播，很多人都被神秘的九層妖塔所吸引。其實，九層妖塔並非虛擬，它就真實存在於熱水大墓中。

據介紹，考古工作者1996年在青海都蘭縣熱水鄉發現一個公元8世紀中葉的吐蕃大型墓葬群，這也是唐蕃古道上最重要的一處文化遺存。其中「血渭一號大墓」尤為壯觀，該墓坐北向南，從正面看像一個「金」字。經過發掘，考古工作者發現，該墓塚從上而下，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層排列整齊橫穿塚丘的穿木，共有9層之多，一律為粗細一般的柏木，每根大木上皆刻滿神秘的藏文。由於墓葬的這種構築形式和風格相當奇特，在中國考古發現中絕無僅有，在加上當地的一些傳說，故而被當地人稱為「九層妖塔」。

近年來，都蘭墓葬出土大量石器、骨器、銅器、鐵器、陶器、木器、漆器、金銀器、古藏文木牘與卜骨、絲織品、棺板畫等文物。其中，尤以絲綢數量較多，共有350餘件，不重複圖案的品種達130餘種，其中112種為中原地區織造。此次展覽亦展出其中部分珍貴文物，工作人員表示，這些文物反映了唐代青海地區少數民族物質生活及工藝技術水平的狀況，不僅對研究唐蕃古道的歷史地位等具有很高價值，同時也為研究青藏高原北部地區開發和開拓歷史提供了新材料。



都蘭熱水墓葬群棺板畫



觀眾在參觀18世紀銀質鑿八寶紋壇城。

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從唐都長安（西安）出發，一路向西跨越三千餘公里抵達吐蕃邏些（拉薩）。自此，她身後的這條路上便出現了「金玉綺繡，問遣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的繁榮景象，這便是「唐蕃古道」。作為絲綢之路南道路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唐蕃古道不僅在當時擔負着藏漢各族密切往來的重要功能，同時也是溝通古代中國與南亞地區交往的主要國際通道。陝西歷史博物館「唐蕃古道——七省區精品文物聯展」，自開展以來備受關注，175件（組）精品文物集中亮相，再現「絲綢南路」繁華與傳奇的同时，亦通過獨特的視角講述了這條路上千百年來發生的生動故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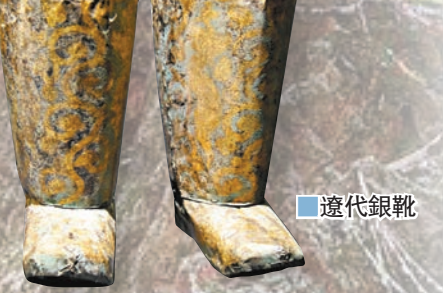
元代紙幣



唐青釉文吏俑



唐彩繪木雕騎馬武士俑



遼代銀靴



唐紅地連珠鳥紋錦覆面



唐彩繪泥塑打馬球俑



唐青釉牽駱駝俑



諾木洪文化毛織品



唐三彩杯



唐青釉人首羅身俑

4000年前的青藏高原

本次展覽分為「唐蕃古道的緣起」「唐蕃間政治關係」「唐蕃間經濟往來」「唐蕃間文化交流」「唐蕃古道的影響」五個部分，匯集了陝西、青海、甘肅、寧夏、新疆、四川、西藏等7省區唐蕃古道代表文物，展出文物精美，類型豐富，具有較高的觀賞價值。

據介紹，唐蕃古道全長3000餘公里，跨越陝、甘、青、川、藏5省區。近年來，隨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考古工作者發現，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期，西藏東部就呈現出與黃河流域文明互通的特點，而樓層建築、貝飾的發現，則清晰表明這裏曾和中國南方地區的原始文化有過接觸。

本次展覽展出一塊諾木洪文化的毛織品殘片，便是這種往來的最佳見證。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絲織技術的國家，正所謂「錦繡中華，衣被天下」。這塊出土於青海都蘭縣諾木洪遺址的毛織品，織成於青銅時代晚期，雖歷經3000多年，但依然毛色鮮艷、紋路清晰。陝西歷史博物館專家告訴記者，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的先民們利用各種植物纖維作為原料紡織織布，而青地地區的人們，則使用當地豐富的羊毛進行紡織。「兩種紡織工藝都令人驚嘆，這種文化也是相通的。」

展覽展出的另一件卡約文化時期的七孔銅鏡，同樣來自於3000多年前的青藏高原。這件青銅鏡，刃部呈半圓形，有7個圓孔，飾隆起線，剖面為橢圓形。同時，鏡背有三個方形鏤孔，鏤孔的上下飾粟粒紋，做工精細，造型優美別致。「青銅鏡是典型的中原式青銅器，七孔青銅鏡從器形、紋飾等方面均體現出中原文化的色彩，這足以說明中原文化與卡約文化、青藏高原和中原各區域之間在當時已存在密切的文化往來和交流。」專家表示。



慕容威墓誌

解讀慕容威墓誌

在中國歷史上，唐蕃古道一直發揮着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貿易往來、維繫區域聯繫的紐帶作用。先秦時期，生活在甘、青的羌人，拓展與周邊的聯繫，形成了多條固定道路；西漢時期，中央政府在河湟地區建立郡縣，並且在關中至青海東部沿途修建大量驛站郵亭；魏晉時期，遼東鮮卑慕容部移牧青海地區，建立吐谷渾政權，貫通了絲綢之路青海段；隋煬帝

西巡，為後來唐蕃古道東段道路的暢通，打下堅實的基礎；唐朝建立後，與吐蕃的衝突、會盟、和親以及頻繁的使團往來，促成了唐蕃驛道的產生和發展。

出土於寧夏同心縣唐墓的慕容威墓誌是本次展覽的一大亮點，其用文字形式記錄了唐朝與吐谷渾聯姻，交往頻繁，實使不絕的史實。記者在現場看到，這方墓誌近正方形，用黑灰色的青石製成，四邊無裝飾圖案，誌文共33行，每行31—35字不等，用漢字楷書鐫刻。誌文顯示，慕容威的曾祖父諾曷鉢是最後一任吐谷渾王，於公元639年娶唐弘化公主為妻。此後，慕容威的祖父、父親，以及自己均成為大唐官員。現場工作人員表示，這件墓誌反映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特別是對西藏地方的主權管轄和有效治理，反映西部各民族之間相互交往、交流、交織和交融的歷史，以及密不可分、血濃於水的關係。



唐三彩杯盤

鎮館之寶現唐風遺韻

唐朝初年，松贊干布統一吐蕃全境。此後200多年間，唐與吐蕃保持着密切聯繫，吐蕃二位贊普向唐求婚，先後迎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兩位和親公主遠嫁吐蕃，帶去了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漢文典籍，對唐蕃古道的興盛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對生活於青藏高原的民眾影響深遠。依託唐蕃古道，唐蕃之間經濟往來密切，物資貿易頻繁，吐蕃地區的風俗習慣和體育活動，亦通過古道傳入中原，有些甚至成為朝野競相效仿的風尚。

現藏於青海省博物館的唐三彩杯盤，據推斷應該就是當時通過唐蕃古道輸入青藏高原的。這套杯盤由承盤、九個小杯組成，承盤敞口、淺腹、平底，盤內小杯圓唇，深腹，器形飽滿可愛。盤壁及杯身施黃、白、綠等色釉，紋飾自然流暢，釉色明艷亮麗，清新雅緻，是當時青藏高原百姓現實生活細節的一個再現。

與唐蕃古道文化交流密切相關的另外一件展品為「唐彩繪泥塑打馬球俑」，該俑通高37厘米，白馬四足騰空作奔馳狀。騎者頭戴黑冠八字短鬚，身着唐代流行的圓領褐色長袖長袍，腳穿黑色高腰皮靴，上身挺直，右臂揚起手握擊球棍作欲擊狀，造型極富動感，刻畫的擊球動作瀟灑自如。據介紹，目前普遍認為，馬球是從吐蕃傳入大唐並流行於中原地區。唐朝馬球此前多見於壁畫，彩繪俑僅此一件，這也再次印證了唐蕃古道文化傳播的重要作用。